

高尙小說

美娥出走

田貝立著
劉美麗譯

一元

四姊妹

歐高德著
貝厚德合譯
沈駿英譯

五角

天曉得

薄玉珍著
劉美麗譯

四角五分

聖遊記

本仁約翰著
謝頌羔譯

一元

村市良緣

李蒙恩著
劉美麗譯

三角

藍窗

田貝立著
薛琪瑛譯

四角五分

天上舵工

康納耳著
劉美麗譯

二角五分

世界著名小說選

謝頌羔編
(共五集)

二元二角

女鐸小說集

(共三輯)
女鐸報社編

九角五分

故事集錦

女鐸報社編

一角五分

雨後斜陽

柯德著
劉美麗譯

一元

康小姐

女鐸報社編

八角

廣學會

出版

上海博物院
路一二八號

小言——這本書的用處

頌羔

本書雖然是一本小說集，却有許多地方教訓我們學習行善，跟耶穌的脚步做人。我的朋友李觀森先生鼓勵我們要把本書出版，他自己在講道時也常引用本書中的故事，勸告人們勿貪土地。

托氏自己雖然是一位文學家，却也是一位宗教的實行家，爲了他處在豪富的家庭裏，所以不安於心，常想做一個真正的平民。最後，他決意與他的妻子不告而別，不過那時他年紀太老，不能夠喫苦了，不多幾日便死在途中。

托氏寫了這些短篇故事，並不是給人類一種消閑品，他乃是借着那些故事來警告世人，喚起世人會從名利的夢中醒轉來。我們如今也本着這個宗旨編譯這部書。

我們希望做父母的能把這些故事講給孩子們聽，青年人自己會看了這些故事提高他們的人生觀。大家能做一位不愛錢、不貪土地、的平民。

這本書的編譯者陳德明先生是我的好友，他也是服膺托氏的一位，所以我請他擔任這本書編譯的工作，他是十二分的情願。這本書如今告成，我不得不寫數語，以表我的謝悃。又得杜少衡沈雛鶴二先生校對之力，本書更爲完善，連帶在此道謝。

序

在介紹托爾斯泰的著作之前，我們不得不畧述他的生平，因為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平事蹟是有着密切的關係的，簡直可以說。他的著作就是他的人格和思想的反映。

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以 1818 年九月九日，生於俄國耶斯那波里亞那 (Yasnaya Polyana) 地方。其家爲當地大地主，而且世爲公卿。托氏 幼年即喪父母，由兩個姑母撫育成入。

氏生有夙慧，五歲即知人生的痛苦。而且他從小就富於感情，見人受苦，就泫然下淚。他十六歲就開始著作，發表他的感想。

氏十五歲時，從鄉間到都市裏面去求學。在都市裏面，他沾染了一般不良青年的惡習，過着放縱的生活，把學業置諸腦後。可是他天資過人，不久就憬然悔悟，不待學業告終，就離開都市，迴鄉間。他在鄉間看到農民們的牛馬生活，激發了他的人道主義

的思想，而以解放農民一事引爲己任。同時，他放棄了貴族的生活，親自到田間去從事操作。

氏廿二歲時，從家中出去，到高加索山上去投軍。高加索山那裏風景壯美，青年的托氏陶醉在大自然之中，污穢的思念洗滌殆盡，同時他對於造物主上帝起着敬愛之心。在他入伍以後的第二年，俄土開戰，氏隨軍出發至前線作戰。他最初爲愛國心所驅使，擁護戰爭，可是後來他在戰場上目擊戰爭的種種慘象，便對戰爭發生了反感。

托氏離開戰場以後，到法德瑞士等國去遊歷，順便考察那裏的社會和教育制度。回國以後，從事教育事業，創辦農民學校，成績很好。

一八六二年，氏與蘇菲女士結婚，當時氏已三十四歲，而夫人纔十八歲，夫婦之間，愛情頗篤。此後，氏專心從事著述，其長篇傑作戰爭與和平費時六年而告成，繼之以安娜卡麗妮娜（Anna Karenina）與復活兩部長篇小說。此外，又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和關於宗教、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文字。

我們知道托氏出身貴族而酷愛平民化的生活，但是因為家庭的牽制，以致未能實行他的理想，因此他時常想脫離家庭，去過他的理想中的簡單生活。他幾次預備出亡，都因故中止。至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九日夜間，始下最後的決心，遺書出亡，不幸中途患病，迨家人趕往訪獲，氏已奄奄一息，不久即溘然長逝。

托氏的著作範圍很廣，包括小說、戲劇、論文、隨筆、等等，其中尤以小說為其生平最重要的著作。他的小說都是他的實際生活的紀錄和他的人格和思想的反映。他的長篇小說每部裏面都有一個中心思想，如戰爭與和平提倡非戰主義，安娜卡麗妮娜裏面描寫一個人由懷疑主義而轉向宗教信仰，實在就是托氏自己的寫照。他的短篇小說也和他的長篇小說一樣，每篇有一個中心思想；至本集各篇所含的思想已由英譯者在其序言中揭出，可加參閱。茲不贅述。

托氏的短篇小說，經國人譯出者，雖已不少，但都散見各處，即有專集，也不完備，常為愛讀托氏小說者所憾。現在根據英國毛特（Almer Maude）的“Twenty-three

Tales by Leo Tolstoy', 編譯此集，毛氏爲繙譯托氏著作的專家，而此集搜羅最爲豐富，所以可說托氏一生的短篇傑作都已收集在內了。

本集原來的計劃是預備將毛特的英譯本所收各篇從新譯出，不過後來因爲其中多數已由國人譯出，同時本集的主要目的是在使讀者們看到托氏短篇傑作的全豹，而不在於欣賞譯者的文字，因此決定採集外間原有譯作十五篇，加以悉心校正，置入本集，其餘八篇未見外間譯文，由編譯者自行譯出，彙編成書。書中各篇，除自譯者外，均於篇末將原譯的大名註出，並在此謹向各原譯者申謝。

英譯者序言

本集共分爲七卷：

第一卷『兒童故事』，是在一八七二年頃發表的，這時托爾斯泰正熱心從事於鄉村兒童教育。此卷中有兩篇故事是托氏在他一生的著作之中所最自許的。在他的藝術論一書中，他說他自己所有的作品之中祇有兩篇是有藝術上的地位的：一篇是等待着上帝的真理，在第一類的藝術（按托氏分藝術爲若干類）——宗教藝術——裏面掙得一個地位；還有一篇是高加索的囚人，則屬於第二類的藝術——世界性的藝術。第一篇的主題是恕人罪過，這是托氏所愛用的一個主題。第二篇裏面把人類基本的情感：恐懼、勇敢、惻隱、忍耐、等等，用簡潔而不平凡的筆墨表現出來。

第二卷包含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之間所作的幾篇『大衆故事』，其中人依何爲生一篇也許是托氏生平所作的小說故事中間流傳最廣的一篇。那篇故事是以上帝差遣天使

到人間來的那種民間傳說爲根據的。

第三卷的獸子伊凡的故事是托氏借用了童話的形式來攻擊黷武主義和商業主義的。

第四卷包含故事三篇，是爲幫助推銷幾種廉價畫片而作的，——托氏常用種種方法，以低廉的價目，傾銷良好的美術和文學作品。

第五卷包含幾篇俄羅斯民間故事：其中小妖精和麵包一篇提倡節慾，空大鼓鼓吹非戰，人甯地幾何講一個農夫貪取地土，而鷄蛋般大的穀和義子則充分表現俄羅斯農民的精神。

第六卷裏面的兩篇故事是由法文改作的。這種改作不能算是純粹的繙譯，原來托氏在繙譯的時候，對於原著頗多改竄，而成了自己的創作。

第七卷中的幾篇作品，是托氏寫了賣錢來救濟一九〇三年俄羅斯各處殘殺猶太民族中的一般猶太難民的。

托氏在藝術論裏面伸述本集中這種作品的重要意義說：

『將來的藝術家會知道做一篇童話，做一首感動人心的歌曲，做一只催眠歌和一個巧妙的謎語，造一只笑語，或是畫一張使成人兒童看了都快樂的簡單圖畫，比較做一部小說，製一齣交響曲，或是畫一幅供資產階級賞鑒的圖畫，意義重要得多，效果也宏大得多。這種大衆藝術的園地廣大得很，可是至今無人過問。』

本集中所收作品，以著作的年份排列先後，每篇的發表年份均經註明。

毛特 (Alymer Maude) 作

(六) 二老人 …… 一四七

(七) 愛之所在即有上帝 …… 一八二

第三卷 童話

(八) 獸子伊凡的故事 …… 一九九

第四卷 圖畫故事

(九) 善終勝惡 …… 二四七

(十) 天真爛漫 …… 二五二

(十一) 依里耶斯 …… 二五六

第五卷 重述民間傳說

(十二) 三隱士 …… 二六五

(十三) 小妖精和麵包 …… 二七八

(十四) 入需地幾何	二八五
(十五) 雞蛋般大的穀	三〇九
(十六) 義子	三一五
(十七) 一個悔改的罪人	三四八
(十八) 空大鼓	三五四
第六卷 由法文改作的故事	

(十九) 蘇拉底城中的咖啡館	三七一
(二十) 得不償失	三八四
第七卷 爲救濟猶太難民而作的故事	
(二十一) 以撒哈頓	三九三
(二十二) 工作、死亡、與疾病	四〇三
(二十三) 三問題	四〇七—四一二

托爾斯泰短篇傑作全集

第一卷 兒童故事

(一)等待着上帝的真理

從前在凡萊定密爾住着一個青年商人，名叫伊凡·第米屈里。哀克沙諾夫。他同時開設了兩片店鋪，自己也有住宅。

哀克沙諾夫天生成一副漂亮面貌，和一頭鬚曲的美髮。他又善於談諧，愛唱歌。在他少年時代，已嗜酒若命，放蕩不羈。但是自從結婚之後，便立志改過自新，不過逢場作戲，略飲幾杯罷了。

某夏，哀克沙諾夫要想到尼士納市場去。在他和家人告別的當兒，他的妻子對他說：『伊凡·第米屈里，你今天不必動身，因為我曾做了一個惡夢。』

哀克沙諾夫微笑答道：『你無非怕我一到市場，又要狂飲濫吃了。』

他的妻子答道：『我一些不知道自己怕點什麼；但是我只知道自己曾做一個惡夢。我夢見你回來了，在你脫下便帽的當兒，我忽然見你已長了滿頭的白髮。』

哀克沙諾夫答道：『那是一個好預兆，只要你們等候我賣掉各種貨物後，從市上帶些好的禮物給你們。』

說完了話，他就趕着車子去了。

他在旅途中，遇見了一個相熟的商人，大家便住宿在一家客店裏。他們用過茶點，各自歸到毗連的臥房中去了。

哀克沙諾夫素來不惜晏起。次日早晨，他因要乘早涼趕他的路程，所以黎明以前，他就喚醒他的車夫，快把車子備好。他先走到那住在院子後面的店主那裏，付清了賬，然後出門。

他們走了二十五里路程，就把車子停下，給拉車的馬餵食。哀克沙諾夫在客店的甬

道裏休息了一會，就命僕役泡茶，然後拿起一隻琵琶，獨自慢慢的彈着。

這時忽然有一部官車趕上來了。車上發出叮嚕的鈴聲。一個軍官從車上一躍而下，後面還跟着兩個小兵。他一走近哀克沙諾夫的身旁，立刻查問他姓什麼，從那裏來的。哀克沙諾夫只得很詳細地回答他；同時問道：『你喜歡和我喝一杯熱茶嗎？』但是那個軍官却不絕的盤問他，又問他道：『昨晚你住宿在什麼地方？你是一人獨宿的，還是有
一個商人和你做伴的？今晨你有沒有遇見那個商人？你何故在黎明前忽然離開客店？』
哀克沙諾夫不覺大為詫異，不知道到底爲了什麼，自己要受人種種盤問。但是他仍舊老老实實告訴了那個軍官。後來他反問道：『你爲什麼要再三盤問我，像是把我當做盜賊一般呢？老實說罷，我這次出門，乃爲經商，不勞你多費心思，前來向我盤問啊！』

那個軍官對他說道：『我是本區的警官。我之所以盤問你，因爲昨晚和你做伴的那個商人已經被人害死，割斷了喉管。現在我們必須檢查你的行李。』說着，他叫那兩個

兵上來。

他們走進他的臥房，打開他的行李，細細檢查一下。忽然那個官長從一個行袋裏抽出一把刀來，大喊說：『這是誰的刀呀？』

哀克沙諾夫仔細一看，纔看見一把染血跡的刀，正從他的行袋裏拿出來，不覺深深地吃了一驚。

『怎會有血跡在這把刀上？』

哀克沙諾夫要想回答，但是喉管裏早已梗住，說不出一個字來，只能斷斷續續的說道：『我……不知道……這不是我的。』

於是那個官長說道：『今晨那個被害的商人，被人發見喉管已斷，死在牀上。我想只有你會做下這事。臥房的門是反鎖的，又沒有外人住在裏面。現在我又親自查出這把血刀在你的行袋裏。只要看你這副張惶的神氣，已足夠可以證明你的罪名了！你還是老實招來罷，怎樣把他殺死的？偷了他多少金錢？』